

奏牘

兵科等衙門都給事中等官臣淩義渠等謹

奏爲瀝陳東闈臨期换卷事情懇祈

明勑部一併看議事頃見禮部等衙門一疏爲磨

勘試卷等事疏内摘及寗之鳳一卷係臣義渠

同部臣陳紐綏典試山左時所取士也業奉

旨罰停一科仍俟覆試奏奪臣等亦見在分別議奏

自應屏息靜聽何庸更贅一詞唯是闈中當日

一段情事有部科所未及悉者不得不瀝聽爲

皇上陳之查東省歷科解額聖裔恒居其二而宗生

無一焉近始

題准宗生聖裔各拔一人外簾隨編示字耳字兩號以為別識俾臣等暨同考諸臣率履無越至慎密也猶記去歲九月五日之晚閱卷已畢齊集公堂拆號填榜填至六十一名則有春秋房第五卷孔尚科者監臨臣倪于義查對號簿因向臣等言曰此卷係四氏學何故號吏失編耳字且前已裁中四氏學一名矣豈容更添一名此卷應換臣等相顧咨嗟頗惜尚科本以無意

得收反緣四氏黜落然休于

功令無可如何只得就所貯春秋各副卷覆閱之

大都瑕瑜雜出率難入彀惟甯之鳳一卷詞理

平明較它卷差勝按臣亦以爲然遂舉筆同部

臣更定此之鳳以副改正之緣繇也至中多訛

字表韻欠諧委因于夜匆促燈下不及致詳且

副卷寥寥一時實難求備臣等心眼之疎拙萬

不能辭而情則或有可原耳臣因是而不勝才

難之嘆也就闈中目力之所及有理無疵謬而

偏緒于才情有才儘縱横而未嫺于步驟有首
義可觀而七義不盡滿志有前塲入格而後塲
多半空疎蓋至一駁再駁而各房之筆墨徒勞
强之覆校互校而主司之願力已竭雖復黽勉
報竣種種殊未慊心何待部科叅勘方知內訟
茲特就之鄙裁中一節拈出以明疎誤之有因

若云鹵莽從事恐辜賓興

鉅典臣等萬萬不敢也應否原情免議統惟

聖慈鑒察施行臣等無任惶悚隕越之至爲此具本

謹具奏

聞、

崇禎十年二月十九日具

奏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一併看議具奏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為屬國危形已見登島時刻宜防乞

勅該撫鎮道諸臣多方偵哨一面整搠務期事事周備實堪扼禦免致臨警張皇事兩月之內接獲回鄉無虛日口供奴困無異詞臣竊謂就內顯有狡謀未足憑信隨具疏入

告令不幸言而中矣節據登萊撫鎮及關寧總監諸塘報有云攻鮮甚急國王已避居山城者有云奴憨差馬兵達子二百名馱高麗物件到瀋陽

送信、稱說城池已得者有云北老岸一帶地面
火光連天不絕者、似此緊報押至鮮之孤危不
啻劇於累卵、茲已隔兩月音耗杳然、存亡未卜
大可寒心夫以鮮之介在諸夷、從來恪守藩規
恭順勿替、枝葉雖弱根本未虧初無自取滅亡
之理、或者
彼蒼憐其窮而嘿佑之是未可知耳若单靠人事百
無一濟奴方如封豕長蛇薦食無厭將不擇肉
而噬、其何力之能撐也哉臣等竪該部諸臣雖

復竭慮殫思刻刻在念除兩鎮出海聲援外別無救急之奇著除關寧發兵搗剿外別無牽掣之全力惟有遙聯千百年箕子之舊封目斷神搖冀好音於萬一而已雖然此猶以屬國言也若使奴果得志我居我團剝床以膚殆又甚焉夫近不已[illegible][illegible]去高麗馬頭船隻二三百號乎不又報來瀋陽調木匠往高麗地方造船乎聞麗船實大且堅航海最便奴猶以爲未足調匠製造意欲何爲蓋孔耿尚諸叛逆慣習海道耽

耽窺渡不肯須臾忘我者有年矣萬一乘海邪潰敗之餘捲甲西向併島衆擁而有之既易藉奴聲援而復不受奴鈐束因之假竊名號夜郎自雄未必非諸叛意中事也奴頗識兵機或即因以爲利聽諸叛逆自相雄長分踞各島一則迭出以擾我沿海諸郡縣而我困一則間出以窺我津門梗我運道而我益困自此咽喉要地疲於奔命騷然無安堵之日矣未必非賊奴意中事也故昔年之登鎮無關緩急今日之登鎮

實繫安危君儆如從前養尊處豫泄泄悠悠擁
矛纛之虛名鮮控禦之實著幾何不敗乃公事
而貽禍無窮也哉伏乞
嚴勅該鎮文武在事諸臣日夜講求兵食至計期於
徹底更新蚤晚偵伺海外情形不時密切馳報
更與島帥聯成一氣務令彼此聲勢實足相倚
毋徒恃大海爲塹妄揣奴衆不利舟檝致有意
外弛誤也臣曷勝虔悚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二月二十日具

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有諭旨了兵部速行馳飭仍著該

監撫鎮確偵海外情形不時飛報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援鮮屢

宸慮登島仍驚虛聲謹就鎮臣近日疏報平心敬叅

仰聽

聖裁事奴賊困鮮之耗偵哨不前情如射覆近始得

回鄉許進才一報無論虛實若何已稱空谷之

音矣據供平壤開城王京盡失國王避居南漢

山城四面受攻樵採路斷情形亦甚岌岌廷臣

相顧徬徨而計無所出不得不望一線聲援于

登島兩鎮者勢也夫豈不知越海奮剿之難豈
不知二鎮兵力之薄然而事權在握義不得辭
同惡相恤理無可避其濟則
君之靈不濟則盡瘁以報國二鎮身膺重寄勉副簡
書忠於
皇上之職分也彼沈世魁者惟知大聲疾呼罔聞控
禦實著
明旨責以平時自任搗剿何在業已悉其伎倆無庸
贅矣至如陳洪範出海圖奴

皇上不知若何責成該部不知經幾馳飭何故一味
觀望百計延捱直至時迫勢窮不得已而於前
月十六日始報出海也既出海而仍以候風爲
名依然灣泊近岸至今未離登一舍也似此進
退趑趄且前且卻何辭諉御乃近見其援鮮卽
以圖奴一疏仍復滿紙恢張自詡另有作用默
有定著及問所謂秘密作用無過西岸截歸一
著耳夫東岸過而西岸遙靠東危而靠西穩計
誠得矣獨不念鮮君臣瑣尾之勢叔伯之呼業

不能以旦夕待伺奴歸以施我之截擊而該藩
尚堪收拾乎奴真畏洪範之截擊聲信一佈遂
輟數月之長圍而首尾狼顧乎恐鎮臣亦不能
自認有此力量也又見其塘報夷情一揭大率
本沈世魁所接同鄉之口供而語微有異云奴
沿途無所掠雖圍困山城不能攻尅被傷頗多
恐難久住又云三百撻子進王京追脅國王相
講一夜盡被哄醉打殺只一心舉國精兵與奴
相抗等情臣以爲必非許進才原供口詞乃洪

能添入此一段以見該藩目前尚可支吾姑且遲遲其行爲自己觀望地耳其用意儘巧將不畏識者見其肺肝耶嗟嗟屬國所望于我者不過關寧與登島兩路耳今關寧出塞之舉僅以數級侈犁掃之奇績該鎮出海之行又以邀歸飾牽攜之虛聲坐使狂噬者兇焰愈張望援者斂手就斃屬國則已矣其如我邊計何哉臣所爲感憤太息而不能已已者也再照東島孤懸海外十數年以來保聚日衆輸輓維艱何來原

少本色有無貿易一切仰給于鮮今鮮路阻絕
海禁更嚴島衆嗷嗷何所恃以續命不惟外侮
宜防兼且內潰堪慮是又在該撫鎮道諸臣密
處熟籌多方接濟毋俾失所致意外再生事端
可耳統俟
聖明嚴飭施行臣不勝虔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三月初六日具

題初八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有旨了其撫濟島衆事宜該監撫

鎮道速行料理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等謹

奏爲遵

旨明白回奏事本月初六日該兵部題爲恭報入衛

軍情事初七日奉

聖旨胡舜所統虜兵著即撤回這事情奉旨看議速

覆如何延至旬餘著該司官回奏該科如何不遵

旨參處也著明白奏來欽此臣等恭捧

嚴綸不勝悚惕伏思緊要章奏隨下隨覆者該部之

專司稽覈未完查參前件者臣科之職掌歷來

彼此相守務期斂則有功未嘗敢分毫寬假也
惟是虜兵撤回一案事情關係重大臣義槩曾
與部臣王陞面商部臣以虜勢単虛則應撤楚
寇方急則應留事持兩端擬議尚在未定爲辭
臣姑聽之即臣士楷見管本科註銷亦屢向經
承書役詰以此疏何故不覆該役復以一面具
稿爲辭士楷亦姑聽之不覺日延一日轉瞬倏
巳旬餘矣臣科與該部事事相關實見職方一
司題覆浩繁拮据無暇或心力有限料理不

逮則有之初非敢於玩泄故意延挨者苟未至
十分躭誤臣等止有嚴行督催不欲輙形章奏
以博風力其本願也至江撫解學龍此疏原係
吏科送到外抄抄發在前月二十四日題覆在
本月初六日祇臣等向所酌
請十日之限僅踰一日遂妄意可邀
寬恩倖免
欽駁以此不及避
旨叅處臣愚則安所逃罪乎唯有束身席藁仰冀

高厚於萬一而已此後容臣等即將每日奉有速奏

速覆字面之

旨隨時拈出另置一簿責臣科輪管註銷者按日查

催已覆未覆併責該部五日一報儻有稽延立

行參奏斷不敢少寬時日再干

嚴譴也臣等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崇禎十年三月初十日具

題十五日奉

聖旨虜兵議撤係緊要軍情該部玩泄卽應遵旨糾

參何得以擬議未定為詞凌義渠鄉士楷着各罰

俸五箇月張第元等姑免究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遵

旨查明紅本封進事臣於本月二十四日遵

旨將原叙勇一營副將孫應元紅本封進二十六

日奉

聖旨孫應元辭疏内稱世職這紅本係是加級且奉

旨月日俱屬不倂還着查明封進欽此欽遵臣再

查得兵部左侍郎暫署部事王業浩題爲襲替

復職倂職陞職授職優給事

紅本一本內併職世襲款內有孫應元姓名於本
月十三日奉
旨與前月日相符理合謹封進
覽該臣竊於此案不能無疑焉查職方司題敘孫應
元原疏奉有
明旨止云孫應元加實授一級署銜一級並無世襲
字面乃武選司突於襲職替職類題疏內將孫
應元插入併職世襲一款隨奉
俞旨下部以致本弁具疏控辭二司就內參差情形

殊不可曉緣前

旨止取題叙原疏兩疏未敢一時竝

進今奉

旨再查相應據實

題祭伏祈

皇上勅部回奏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具

題四月初一日奉

聖旨孫應元題敘奉旨原止加級至斬級功次未經
題明如何涸入併職欵內輙擬世襲經承書役著
錦衣衛拿去併紅本內復併陞授諸欵逐一嚴究
情弊速奏仍著該司官回將話來初一日封發錦衣衛初九日姑

發本
科

兵科都給事中 臣 淩義渠謹

題為大帥縱兵肆毒殊駭聽聞謹循職直糾仰祈

勅下該撫按嚴究確查務得眞正兇渠立行正法以

肅軍紀以全民命事臣覩自有流寇以來徵調

不一處悉索無虛日斬馘屢聞而卒未收蕩平

之效者無他故將悍兵驕巧於避賊而勇於掠

民法不行於閫外非一朝一夕矣頃者鎮臣左

良玉奉總理調度馳援江北捷報三至理臣咸

稱其功已經奉

旨下部覈敘果真力任協剿實心辦賊可相安於無言臣方獎成之不暇何忍以意吹求乃君所聞師行無紀種種暴橫之狀眞有令人不堪述不忍聽者謹據實爲
皇上陳之有謂賊分竄潛太山中該撫檄之入山追剿竟以山險爲辭聽其飽掠狂逸而莫之顧者有謂其徘徊舒六之間擄婦女稚兒千餘坐食匝月因河南監軍道臣力促其行始從舒進發終未躡賊一步者此猶不過逗遛觀望數年來

尾賊之故智無足怪也尤可異者聞其壯丁公
然夯綷而扮賊裝吞食四郊所過赤地矣且沿
途淫掠慘酷異常甬匈赴愬者踵相接漕撫以
客兵不便苛索縻置弗問矣如所傳一路排墻
拆屋掠雞豚無算者姑無暇縷指惟是札營之
處方圓數十里婦女悉被姦污有陳文守家姉
娌三人以攢姦而奄奄垂斃者有舒城南關胡
寡婦守節二十餘年突遭點辱蒙羞自縊者離
舒城三十里合塘地方有朱大妻姦畢即死者

似此白晝橫行與賊何異將以所聞爲虛何故
被害多人姓名一一有據果其所聞皆實彼時
王將安在豈眞如聵如聾臣固不敢沒其三戰
三捷之功亦何得不列其縱兵殃民之罪是唯
勑下該撫按查審得實卽勒該鎭自行挨究務得一
二爲首者立斬以狥旣雪匹婦之寃兼紓萬人
之憤該鎭姑准令圖賊自贖可耳臣因之竊有
懼焉督撫不足以制大帥大帥不足以制偏裨
偏裨不足以制士卒從來致亂之道惟唐季有

之卽今者

聖明在上威斷獨持萬萬無庸過慮然履霜戒心見

微知著亦安可不隄其漸也至如山西總兵王

忠者原以敢戰得名奉

命援豫數月以來堅卧不起理臣頻檄不應業付之

無可如何矣近閱其寧兵久戍思歸一疏若露

君藏始終以兵譁藉口夫使兵果譁而力不能

制是委轡也君志在西歸而陰嗾之使譁是要

挾也有一於此鎮臣其何解焉併祈

勅下理臣查勘該鎮近日情形若何果否病非假託
如有一毫出於諉卸要挾必罪無赦飭法紀以
尊
朝廷馭將在此剿寇亦在此矣臣不勝悚惕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四月初四日具
題初六日奉
聖旨奏內左良玉縱兵淫掠事情著理臣嚴查據實

具奏王忠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酌陳海上未盡事宜仰聽

聖裁事據報稱屬藩失守一月有餘矣臣等具有心胸儻可效一得之愚誰肯匿而不吐但安危轉關甚大佈算設策良難就內事理苟非灼見萬全自不敢以疑似嘗試因靜聽在外該監撫鎮之條奏在內該部之議覆亦旣密慮周防幾於無隱不晰矣然而目前非但皮島與屬藩竟成隔絕之形卽登鎮與皮島亦未見呼應之實況

世魁作何防禦陳洪範作何協圖金日觀等多
人作何分布策應大都索之茫茫浩浩中總不
可得而問所謂首尾聯絡隨呼隨應者固如是
乎臣愚每思向來設有此島原未嘗聯之以恩
信繩之以文法不過聽其擁藩籬自固覓生計
自活羈縻苟延以成此一旅旣十數年矣今値
此東西難靠孤露無倚之時我不收則奴叛必
起而收之縱奴叛力未及收亦將有潰而折入
之勢目前此五六萬人固我與奴叛共之者也

監臣高起潛因而有撤島之議蓋謂遠徭必有
近憂分防不如聚守謀未甞不善第以臆見籌
之此五六萬島衆耕牧于斯家室于斯以流寓
而漸成土著業匪一日非若别處戍守之兵可
以調則調可以撤則撤者也萬一安土重遷激
成意外之事驅之從奴逑之内叛皆不可知保
聚十數年移徙在一旦是豈易爲力哉竊謂如
許重大事情必得一熟諳洞曉之人親往踏勘
纔能悉其要領夫監軍道臣黄孫茂不與陳洪

範同報開洋乎孫茂往來海上非復一次似宜
仍令暫任島中一則藉以彈壓未定之風鶴一
則因以撫輯失怙之遺黎俾此五六萬人曉然
知
朝廷刻刻炤管初無擯擲海外之意是固便計也且
兼令道臣熟察該島一切屯守諸務果否永遠
堪行津寧接濟多方果否源源可繼即自島以
及登幾千里而遥何地最為險要易于扼防何
法速於郵傳便於直達一一覈實條

奏繪圖上

聞是亦便計也鮮國陪臣

皇上業俞禮臣之請著兵部遴委廉能武職導護出

海矣第不知屬藩近日情形果盡飽奴毒人民

城郭蕩然無復餘燼乎抑尚如越之保於會稽

猶存一綫名號乎萬一此數十人者歸無所歸

似宜令島帥何便安頓陳大義以發其忠憤借

內顧以動其悲思奴媢方熾暫留以繫其心奴

隙可乘密遣以伺其變一切操縱機宜總難預

定即未必能辦沼吳復楚之謀姑試之以覘百
分之一要亦窺間設奇之一端耳統俟
皇上勅部看議施行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四月十九日具
題即日奉
聖旨奏內事宜該部看議速奏 本日亥時封發本科
隨送兵部

兵科都給事中臣麥義渠謹

題爲劣弁再干軍紀彈文遂覺不靈謹據實查叅

特懇

明旨嚴飭以信賞罰事兵者毒民於險之物所恃以

驅駕一將惟此賞功罰罪兩大柄毫無錯貸耳

臣稔慮武人寡行罔忌即逮繫戍配無虛日尚

未足懲奸頑錮習可復令宜罪者不必罪應處

者不即處乎頃見山西健管署事中軍胡承嗣

以貪淫激變被糾見經該撫按提問因憶此一

胡承詔即臣同官張第元監軍時所參沿途搶
掠奉
旨從重議處之胡承詔也據疏列嗜利漁色虐軍覇
娼諸劣狀是卽去秋入衛沿途縱掠之故態怙
惡不悛并心肝綱於該弁又何誅焉但查奉有
議處之
旨業踰半年仍令統兵行間再致禍延中土似此游
移靡定威斷不行而望軍紀之霜肅秋毫無犯
庸可冀乎近樞臣楊嗣昌條覆安內一疏特枯

賞罰二字爲剿寇收功之要著從此不僭不濫

想見鐘皷一新特祈

天語再行嚴飭以後凡屬議處之弁不論從輕從重

一槩作速處分住內若等待移時在外將弁覈

立見即以承嗣爲前車可也至若寧武逃丁雖

報就撫歸伍尚慮統帥乏人未免耳目無主難

安易動總兵一缺不宜久虛樞臣推重此選諸

弁自不厭詳但期於目前一二日內即行推補

勒限受事造福巖疆不淺矣併望

皇上勑部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具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胡承嗣著作速究擬具奏總兵員缺即與推補

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東事决裂已甚一誤豈堪再誤事屬得緊急

邊情往往捷於閃電間不容瞬在內尚首鼠兩

端在外已蒼黃萬狀不謂人從容打算三思後

行者也即如東島一案不知費幾許筆舌經幾

許商酌粗具頭緒見在咨行而該島失守之塘

報隨至矣據登撫揭稱奴賊水陸夾攻我兵正

在衝打各官搬運家眷上船遂致兵民數萬人

無固志一夕潰散似此狼狽情形竟不知該鎮

平日料理何事數年來百般接濟倍極艱難一

朝委棄如土器不及顧亦安用多兵多將爲哉

目前惟有扼據石城長山二島爲爭先緊著一

則可以壯登鎭之藩籬一則可以聯海哨之聲

息是宜專責陳洪範竭力撑持袪虛聲而圖實

事策後効而贖前愆料該鎭具有心知萬無規

卸畏避之理然而所以守此者亦綦難矣目今

難民紛紛西渡勢不得不加意收撫收撫既衆

勢不得不火食屋居二島僧員幾何糧糗幾何

果堪此槩綮多人結廬聚夥朝斯夕斯永永無恙乎此不可不慮者一也奴既有叛人爲之羽翼復有罷人爲之綢導伏械布諜自應在在有之設或接渡中間雜一二不可知之人目前即有意外不可知之事宜就主客良賤擾聚雜處時熟思一清查盤詰之法毋或飼虎傷身延盜入室此不可不慮者二也二島既屹成要地津寧向來運船當仍如皮島源源接濟不待言矣但奴叛竄身皮島較往時漸逼漸近恐沿海茫

茫一帶遊哨聯䑸四出兼以深箐僻嶼人跡不到之處奴船尤易伏藏萬一何我饋運上下阻撓迎風截奪爾時憑誰救護憑誰諜報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防海與防陸種種不同全視風信爲疎密我所知者二島牢扼門戶耳儻賊縱一帆所如間道別竄疾於飛鳥該島忙不及應從何措手縱未易施往來邀擊之力令登鎮鞏於萬全亦當做聯絡傳烽之法俾西岸易於設備此不可不慮者四也事急矣今止據臣愚畧陳

梗概若徐聽部覆恐淹日時懇祈
皇上即賜裁決
勅下飛檄施行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具
題即日奉
聖旨這專責陳洪範扼守皮島併措陳島中可慮情
形該部酌議速覆東江搬運家眷事情併著該監

撫查明具奏本日亥時封發本科隨送兵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喧傳亳州兵變聲息近眞乞

勅該撫立行解散據實馳

奏事兩日內微聞有亳州兵變一事因未見該撫

按揭報恐屬傳訛適有自河南歸德來者云變

起倉卒居民沿途奔竄州官至被拘執凌辱百

端有薛鄉紳家罹禍最酷雖係往來行言頗似

鑿鑿有據但未知此股叛丁來自何方見統何

將以何故搆釁目下有無收拾耳維亳介歸鳳

之間輪蹄雜遝商賈輻輳向稱繁庶要區一旦
難自內發蹂躪破壞必有不忍聞者矧流氣相
隔未遠伏莽所在耽耽若不及時解散聽其勾
連糾結豈止荼毒一方臣因是竊嘆師出不以
律未有如今日甚者也數月以來一變於汴城
之焚刼再變於藍田之襲據三變於沙鎮之譁
逃戕掠官民陵侮主帥之事一時遂成見慣操
之過急動輒瞋目語難豢之太驕往往不遵調
度是寬與嚴均受其敝居中統馭者亦窮於無

可如何矣今尚未悉該州失事情形若何或始

而披猖旋就招撫地方見在分顯料理以此遲

遲入

告亦未可知但撲滅宜早不宜遲解鬬以智不以力

安危緊關只爭呼吸伏乞

勑下該撫相機操縱總期寓分詳慎要於戢兵安民

而止至殺掠分數致變根繇亦應作速查確據

實一一上

聞聽

聖明裁奪者也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具

題二十五日奉

聖旨據奏亳州兵變該撫按何未見奏聞領兵何官

激變何因著作速確查馳報該州逼隣豫境著會

同理臣速撥兵將相機剿定毋致蔓延流毒該部

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淩義渠謹

題為黔楚警報並至西南復見兵端乞

勅二省在事諸臣熟審撲剿機宜各求消弭大計毋或養癰貽患事竊見今天下瘡孔百出東夷西潰覓一塊乾淨土不可得維黔自叛目納款以來方幸兵民暫時息肩可保幾年無事楚幅員雖廣僅餘衡永長寶一帶未經寇蹂耕鑿依然庶幾尚稱樂土乃近閱該撫按兩疏黔則以西月復叛報矣楚亦以零陵等處賊情報矣思十

年前

九五日夜焦勞

廟堂不遑旰食塡幾兵餉更幾督撫以從事水西

非爲此區區一叛孽乎業撲之方揚之日豈宜

復爐之既燼之餘雖各目渙散無統地裂權分

勢不能如往時合謀聚遈壓我西顧然土酋中

潛蓄異謀雄桀自命者不少乘機搆擾安能保

其必無是亦黔疆文武將吏不容不及時早計

者大都夷性臣叛靡恒惟恃檢縱在我或羈我

志意倦而徼調勦敢於鴟張豕突則不得不懼之以兵威或憚我布置密而科牒煩日思解散離攜則不宜驟繩之以漢法或因我豪右奸民誅求急而驅迫苦一時反側未安則更宜多方禁戢竟意調和總在督臣朱燮元密察順逆情辭徐審撫剿大勢毋或行百里而半九十致遺方再生事端重費收拾可也乃若楚省所報土猺諸零賊誠合數省兵力一舉而殲剿何難難在地方永保無虞則當進而亟圖根本至計臣

愚昔奉
使岷藩湖以南諸郡縣所往來經行之地也見中
多崇山廣澤大盜最易窟藏其荒遠斗絕人跡
不到處即係猺戶地界出沒尤爲叵測所賴米
不外散家有餘糧遍地薪蒸無慮不給於用民
未至以饑寒生心耳然而地闊人稀動隔千里
代巡耳目所未周緣此吏治日偷積習難破非
婪尅病民即冗闒廢事求一留心地方卓然自
拔民上者亦鮮矣馴至禁約不行獷悍成俗民

間惟力是視私相讐殺者有之官胥苟安目前
城堡不脩器甲朽敝守禦百無一備所過諸郡
縣比比皆是若僥倖無事則已萬一變生意外
以素無善政之官率久失教養之民擁孤城而
派防守張空拳以禦暴客將見不攻自潰何待
大敵臨前臣所謂零寇不足剿本計當亟圖者
非無見也據兩省疏報寇叛等事俱在三月異
地同時賊勢雖各不齊當機總無可忽恐在事
者視爲疥癬末疾便成胸腹隱憂因敢直攄所

見布其一得伏惟
聖明俯賜裁察一體申飭施行臣不勝悚惕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三日具
題初四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俱有旨了據稱湖南各郡縣吏治日
偷備禦全廢該撫按何無查飭還著嚴行督聚不
堪的即指參重治不得狥縱貽患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汝宛盜寇悉平殘黎復業伊始若知痛懲旣

往亟宜慮飭將來謹就愚見所及酌舉數端以

備

採擇事頃者土渠楊四侯馭民郭三海等相繼擒斬

汝宛二郡從此如撥雲覩日一路廓清矣乃節

據前後疏報官兵焚殺賊數不下萬人其投誠

就撫散遣寧家者更不知凡幾也嗟乎始不過

二三亓驕負小小材智雄視儕伍中耳孰聽之

盤踞多年糾合多衆一至於此竟不知從前有
地方責者何故一味悠延漫無剷鋤任伊縱橫
狂突只如不見不聞穌今追昔能無令人恨恨
幸大憝既殄良民再甦始知有耕田鑿井之適
父母妻子之懽然臣猶慮害氣散而眞氣未還
非事事悉心區畫人人加意綏撫未易旦暮收
拾也謹撮舉懲毖要爲
皇上陳之一在課恒業以固根本
朝廷畫界分民無論君子小人各有本等職業自遊

手閒漢多而地方始脊脊多故要知人各謀其事志自無暇他營苟盡失其業勢必至於聚逞此其大較也臣聞賊夥黨實繁自生員以及諸雜色人無一不備豈非失業即失身之明劵乎

今宜

勑下該有司乘此痛定思痛時廣曉諭嚴禁約必使父誡子而兄勸弟驅游惰爲飭勤挽囂訛爲愿朴毋得如從前借備寃名色私剏營寨矜語遊俠妄覬非分而捐本等職業以從之復釀意外

釁端也一在慎舉動以厭衆心古良牧能馴及
異類何有於弄兵之赤子惟向來官司德既未
足格民力復不能制暴二三強梗跳背俛首受
其驅迫因而公然嵎負成兩不相下之勢自侮
人侮又何尤焉今宜
剃下該有司含嘗習而勵新圖念念平恕公廉自然
威重難犯鰥寡既知傾心強暴誰不斂跡毋錯
認貪吏不可爲而可爲身處殘破之地仍工漁
獵之謀以致賈怨無已再見地方騷動也一在

决誅剿以絕根芽么麽鼠輩擁衆動稱數萬養成氣候豈唯一朝若其氣候未成早定計誅剿一力士縛之君封豕易易耳唯前後在事官司多半容頭過身畏賊如虎始而暮夜椎埋不問漸而自晝刦奪不問甚而僭號稱王攻城掠堡亦漫置弗問安得不如火烈烈日熾一涓乎

今宜

勑下該有司時時留心偵訪果有狡聚陰謀宜及將動未動時密速申報撫按應解散者即時設法

解散應捜捕者立刻督兵捜捕毋徒諉有事而
務姑息縱從隱匿不報馴至養虺成蛇飽其毒
螫也一在寵才傑以散愚頑夫楊四鄭三海等
號召多人瞬息千萬亦必實具有過人之才爲
群盜所懾服非僅以膂力稱雄者若先期收而
用之既不煩我多兵兼或賚其一臂惜當事者
未達權變失此機截耳今宜
勑下該有司不拘士農工賈有挾才負氣技勇超群
者許所在多方物色羅而致之即將籍貫姓名

厯報撫按或編入鄉勇協防或隨赴行間殺賊
安置得宜將見收十數人即可以散千萬人是
亦化多爲少化逆爲順之關鍵也但須得素具
眼力兼善驅駕者破手爲之恐非一二循謹吏
所能擔任耳以上開列諸款豈眞有甚秘作用
即能杜釁塞瑕不過就前此已失之著爲將來
補救之著是在道府州縣多官實實從新整飭
保此一方永永無恙則庶幾矣若乃久困之災
黎畢竟作何觸恤新撫之脇從有無區處安全

賊窟雖經踏平果能保別無竊發逆產見在清
理何法使不擾良民種種善後事宜尚覺千頭
萬緒應聽該撫按相機酌行次第條
奏非臣愚所敢臆斷也伏冀
聖明鑒擇施行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六日具
題初八日奉

聖旨奏內汝宛懲趨等事宜該部看議速奏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等謹

題為臣科偶值乏員管差勢難久待謹據實奏

聞因酌思變通一法恭請

聖裁事照得京營一差今歲輪在臣科自左給事中張第元陞任關回臣等即應照例推舉另題接管所以遲遲至今者非敢故意稽延實出萬不得已蓋臣科逐日奉行事件半係邊腹軍機抄發宜蚤肯覈宜嚴比別科較為煩劇見今在科辦事止有臣等三員除臣代之奉

命巡視銀庫兼理新舊餉務外一切守科接本註銷
直䟦等務皆臣士楷一人分頭料理未嘗晷刻
偷閒也若復循資差去將來守科竟無一人責
臣左畫方而右畫圓係無意外踈誤乎臣前此
躊躇若有待者閱吏部肆月急大二選後即行
考選或銓補有人彼時議差未晚不謂部務殷
煩日復一日至今未考等待業已多時㬪務萬
難再誤臣爲此廩廩因與同官商酌久之思一
通融接替之法合無查照胡𡊮此差應輪其科

即就某科推舉一員先期受事待歲終報滿時

復關轉臣科接管以完今年未了之局務之事

理似屬可行且簡六科歷來舊案原有本科缺

員別科借用之例何獨於此差不便借用乎如

或以爲議屬創始恐紊垣規唯有容臣等少需

日時俟考後塡補多員仍在臣科挨序推舉以

憑

點用既免彼此妨誤兼不失相沿定序事理更覺妥

順統候

聖明裁奪

命下臣科遵奉施行臣等不勝惕息屏營之至緣係

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九日具

題十一日奉

聖旨這瞥差著俟考補後該科挨序推舉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漢南餉絶兵疲危蹙已甚乞

勑該督一面殫力赴援一面設法拯濟免致變生意

外震及

藩封事自賊目小紅郎等數股闌入漢南一帶盤遶不去彼中疾呼望救半載有餘矣近且報道路梗塞餽運中斷斗米至值錢千六百文賊遂逼犯郡城見在恐死拒守幸督臣洪承疇親統

大兵自徽進發

藩封重地或可恃以無恙然而前此數月間竟不
聞一騎馳救者何也未嘗無可調之兵未嘗無
可遣之將祗緣漢南一帶相隔窎遠雲棧崎嶇
諸將避險畏難未免望而裹足僅詭此數千川
兵抵數股劲賊聽其乍饑乍飽自勝自挫而諸
將若無與焉者世固有此擇地後蹈之大帥聽
人圖便之軍政否且川兵業不能以步勝騎矣
復責之以饑勝飽乎念此數千人招之唯恐不
來者何心留之唯恐復去者何心旣來之旣留

之而仍不爲之區處得所坐視暴露饑寒漫無
痛癢是又何必姑此而妄冀得外援死力求兵
至無諱非人情也今督臣覲率總兵賀人龍等
赴漢城策救計此久踞之賊大兵一至自當鄖
時驅散臣所煕煕慮者地方災傷已極小民貸
食無門雖多方那湊輸輓不憚維艱而商販難
前本色如何接濟嗷嗷萬衆盡將搬千錢以易
斗粟其能久乎至餉斷四十餘日該撫疏稱川
省外解本地額解兩路俱已絶望刻下糴豈緩

急畢竟用何法以巧炊籍何項爲續命是皆不容不蚤計者也雖此久戍之川兵以爲屢戰屢衂漸成疲暮則無如撤回便或猶望其竭一臂之力自當仍還以一飽之資若只如近報所云樊叅政那借多金羅副將盤纏措辦苟且支吾度日勢必憤逞激逃據稱行間饑卒被賊誘去數名此已見其端矣可不爲寒心乎是又不容不蚤計者也總在督臣統心以辦賊實心以圖民更苦心以調兵務期著著俱到萬無一錯

親藩安而我
皇上篤親一念亦與之俱安矣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七日具
題二十日奉
聖旨漢南措餉催兵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一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紅本姓名參差請

旨改正以便遵行事該臣科於本月十三日接得兵

部題覆河南巡按楊繩武一本爲飛報失陷縣

城併叅失事將吏事奉

聖旨王家禎著罰俸五箇月左光先再降三級剿賊

自贖孔貞芳等著遵前旨確查馳奏艾毓初吏部

議覆欽此欽遵即時抄出未及發行臣再三磨對

因知兵部此疏爲淅川失事一案就內輕重處

分已經奉

旨無容擬議唯是按臣原參與該部原擬俱有總兵

左良玉姓名則降三級剿賊自贖者乃左良玉

而非左光先也細繹

明旨不曉何故參差或票擬疏於查閱或謄寫一時

偶訛俱不可知但布之四方旣無以爲觀聽傳

至行間更不便於遵循軍政賞罰所關必須確

示指歸終難冥冥聽决臣以看詳爲事不敢不

求其安除將原本收貯在科候

旨抄發外伏祈
聖明即賜簡查
俯准改正
命下臣科轉行該部遵奉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五月十四日具
題十五日奉
聖旨左良玉既訛左光先著改正行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島中禍亂相仍殘局已難收拾謹陳應變急着暫紓刻下阽危事兩日前見登撫楊文岳緊急塘報一疏止言島兵鼓譟鬬刀殺人尚未詳及叛亂何狀戕殺何人臣已切切然憂之頃連接關撫馮任遼撫方一藻兩塘報中有潰兵內變道廳遊營總鎮挾留商民死者不計其數近岸兵船盡遭搶掠等語臣展閱未竟不覺拊膺長太息曰何

天心以未悔禍喪亂弘多一至是也日者該鎮有焚船奪船之報復有麗國輸情送款之報方以為藉此一旅孤撐稍壯沿海聲勢豈虞毒從內發厝火自焚總緣陳洪範平日機變有餘廉威不足且帳下纍纍多人半屬江南遊棍婪財招搖恣行無忌將卒之離心久矣今日之禍固宜有之未可云意外之不幸也此時將移兵誅剿用彰朝廷討叛之義而力既未遑此時僅畫隅自守視為刼質主帥之嘗則勢將何底且其疲奴從叛決

計東奔如驚猿怒馬不受羈鎖卽奉有多方安

撫之

旨該撫監鎮能傳檄而定乎爲目前計惟有就塘報

中所稱挾逼鎮臣上本招撫一著因便而借用

之計該島見集兵將不下萬人豈必人盡生心

附逆中間勢蹙迫脇情出無奈者囿自不少特

負罪既深玉石罔辨急切歸正不得耳該撫監

鎮宜於武職中擇其忠實警敏緩急堪仗者一

員指授方畧親赴長山左側相機進止徐察順

逆之狀明示不殺之仁果肯卸甲投戈暫許圖
奴自贖或者狡謀因之猶豫而奴叛無所施其
招誘未可知也伺其形勢小定反側粗安猝起
而密切圖之蔡敢死為腹心克渠何難立縛懸
爵賞於不次同惡必至相戕或者黨羽日就解
散而威命自此震疊亦未可知也是則陽與以
撫之名而陰收其剿之實兵機操縱在手只在
變化用之耳乃若當此緊報沖至海波鼎沸之
時遠哨以廣耳目嚴兵以備意外固也而第一

要領更在慎舉動以定人心聞登萊二郡小民日行轉徙糧食委之而去米價一時頓賤既數月矣再見該島構此異變正如隱痛未消驚弦隨至聲喉悸心詎免抱頭分竄是又須地方在事各官與以安全可恃之地毋或擾動以苦其身毋或張皇以亂其性時加撫慰三致意焉何得聽其自聚自散漠然不為動念也諦審已覆之殘局別無補救之良圖如果膚見可採統祈

勅部再加詳酌轉行該撫監鎮密速施行臣不勝激

奏廣

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具

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這選將相機操縱安慰兩郡民心

該部看議具奏　本日午時封發本科隨送兵部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叛兵聽撫誠僞難憑雖屬一時權宜尚須萬
分詳愼事臣昨因島變具疏以相機控縱爲言
意將借招撫爲題暫圖緩兵紓禍亦熟籌情勢
萬不得已挽水救焚之急著也乃未及奉
旨而登撫揭報隨至果有陳洪範代爲乞撫之事據
稱衆叛見經撫定各願圖功自贖至前後激變
根繇則盡諉之死事二臣而已事在海外誰爲
見聞妄言之姑妄聽之臣未暇致詰也獨所謂

招撫之議刻下猝難剖決或者沈志祥王世泰
等多人明知越海窎遠
朝廷無意加兵姑且歸命目前再圖騙餉後日則就
撫之情近眞固未可知第君輩業已戕殺多官
更何有於總鎮能信此一紙公移果出洪範手
乎就使出洪範之手焉知非拘禁密室承之以
兵怖死而勉爲代草者乎將一一悉如揭中所
請討糧則與糧討綿布則與綿布討家眷則發
家眷無論大體若何目前係無籍寇而資盗乎

是皆不容不再三籌慮者竊以爲撫監諸臣宜

一面宣

中朝威斷不測當下許以自新一面委能幹的當

人員往察順逆虛實俟有安撫確情另行

奏奪當下即許者所以緩其走險之謀偵實後行

者所以防其仗械之毒總之撫之一著用羈瓔

㸑於一時則可認作綢繆之本計則未可也借

以阻投奴之路則可仍倚爲制奴之人則未可

也大抵東島烏合多衆半係失業遼人喜亂嗜

殺漸與犬羊無異且十數年以來兵丁譟變屢
聞竟踵昔年牙將故事主帥廢立擅意頗倣藩
鎮留後爲名似此法紀蕩然誠未可以内地之
治治之者不得不如是密慮周防耳臣見此一
事同時兩奉該部看議之
旨因再叅詳事機用佐末議伏祈
勑部一併酌覆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五月三十日具

題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奏內機宜該部看議速覆本月未時封發本科隨送兵部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夥叛挾鎮投奴島局勢成既脫亟宜講求更始實著以固海防以收榆效事頃者長山之變亦料衆叛決計疾走不延日時第無坐視颺去之理妄冀收拾於萬一耳今據關寧撫鎮各塘報果爾十五日倡亂十八日即挾陳洪範上船東往投奴矣因憶島局挪自毛鎮中間搆變多端旋擾旋定輸粟輸金殆無虛日養癰十六七年直至今而積毒迸發潰裂無餘雖元氣大傷

而贅肉已去唯當亟護根本悉反從前所爲此
其時也人止知衆叛拋船投奴如虎傅翼道誘
西犯必速海波立見沸揚是固然矣而有不盡
然者奴孽之來不來初不係島叛之去不去添
此數千人不益強少此數千人不見弱沈志祥
等果真如吳昊張元一一足爲奴重輕者乎俱
非我根本之憂也臣所切切於亟護根本而謀
所以更始者蓋有三焉計島兵原額一萬二千
有奇島餉視此爲準數豈存乎見少今宜仍以

此餉廣募多兵分布登津二鎮練成數股水犀
專備迎濤截擊務期實收一萬二千人之用以
視向來耗蠹虛糜一切問諸水濵者孰幻孰眞
孰失孰得愼毋誤採浮議別徇虛聲又開騙餉
之端也皮島潰則退保長山長山潰則退保何
地滋離業已盡撤聲信恐遂渺茫謂宜就附登
近島商畧某地首當要衝某地最便守望即於
叅遊把備中遴選幾員各統兵數百分駐其地
匪藉爲扼禦之資止求廣偵哨之路似不必更

置大帥坐擁重兵又增一重雲霧也鬪島衆不
願投奴者爲志祥等迫脇東行咸切悲憤他日
何間來歸庭自源源不斷謂宜於長山石城之
間專委幹弁一員駕船汛口招接難民難兵招
至百人卽應津送關寧內地以憑隨宜安插毋
或如往時不行散遣仍聽捿泊島內日前旣罹
霜露之憂他日再飽虎狼之毒也念自全遼淪
陷以來聚羣不逞之徒圖成島局名則藉口圖

廟堂明知而不便深言者以勢成極重一旦議撤不
得耳今既不撤自潰何用再合餘燼另起葛藤
唯有就近扼防化衆虛以歸一實勿論從前談
恢復談牽制到此總屬囈言即當下議安撫議
誅剿轉盼已成幻局臣所見以為了了可行者
目前惟此三事而已統俟
皇上勑部覆覈施行臣不勝翹企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六月初五日具

題初八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速覆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

宗室真僞莫辨微漸種種當防伏祈

聖明勅部遵炤越關

典例斷在必行以弭意外殃釁事本月初六日該禮

科送到分守中西二協監臣杜勳題爲嚴稽來

歷以肅

王章以靖地方事奉有該督監撫按查明據實奏

奪之

旨臣詳閲此奏知爲
宗室潛至薊門一事因取
發下牌票五件逐一驗過俱不繇臣科掛發其僞無
疑所未能遽斷者
宗室之是否假冒有無名封耳見行該地方查奏
臣似可以無言第思從來一應牌勘按期赴科
掛銷即一夫一馬一廪一糧必經再三斟酌手
自裁定大約寧縮無浮斤斤不少寛假豈料若
輩在外如許蔑法横行而臣科反不得糾舉無

乃舍其大而紀其細與所云問無齒決者同類

並譏乎且非獨此一事也兩月以來外則真定

按臣李模有確據縣驛被擾之奏淮揚監臣楊

顯名有

藩王駐揚日久之奏內則該門與該寺奏報進城

月必數見守門直日官軍近且罰不勝罰矣似

此遊行罔忌既非所以肅

宗規到處擾驛病民亦豈所以固邦本然此猶其

顯者耳臣更惴惴有隱慮焉今海內奴叛役竊

流土競逐山藪僻徑在在伏戎

宗室往往來來最易招人耳目設或一時不戒誤

墮虎狼之窟寇中雄黠者不少保無挾之以爲

重擁之以爲名因而恫喝鄉愚號召徒衆者乎

一當慮也向來閑置一城自然不見可欲今業

聽其馳走四方萬一久留繁富之地出入佳麗

之場戀戀不能割奸人乘機挑誘復能責其恪守

禮度不至爲所欲爲乎二當慮也且所過地方

未必不預地方之事倚客侵主官司莫可誰何

特尊壓卑小民何堪蹂躪構怨日深譁變倏起
一旦蛟龍失勢受制愚賤之手有不傷及
國體者乎三當慮也眞者恣意來去旣漫無識防
則僞者乘傳公行又誰爲覺察保無賊諜詭稱
爵宗遍歷州縣陰伺虛實猝起賺城刧官地方不
及措手者乎四當慮也審時察變所慮豈止一
端謹想
祖制首嚴越關之禁思患預防洵非後世所及今亦無
事別行鈐束惟在

皇上嚴諭各
宗再申前禁果有迫切事情許其啓
王轉
奏如或擅離封域仍復託故流連借趣陳控卽應
勑下所司一遵
典例處分毫髮罔貸併將擬置附從多人加等究治
如此則眞正
宗室有所制而不便徑行影借奸徒無所憑以施
其混冒此弭釁窒戳之大端無容玩忽者也臣

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六月初十日具

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宗室越擾禁例昭然這奏內違禁必

懲併查撥置姦徒重治已奉屢旨著再行嚴飭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警報時聞訛言易起乞

勅城捕衙門亟行禁諭以安人心事竊此

都城内外四民雜遝往來最易傳訛平時旣已不

屬自波臨警詎免蒼黃失措此懲訛爲弭亂之

本有難聽其自止者也如今者奴蹤雖報西行

内犯尚無的據不曉何故遠邇皇皇直若旦晚

虜至甚有造爲四路並進之說者在事諸臣未

免疑信參半小民何知有不轉相驚恐者乎所

以然者止因歷年邊吏不戒伺隙突逞歲以爲
常旣時時抱一無形之震虩兼以去秋大肆蹂
躙腥氛毒燄觸目未忘復在在凜一接軫之虞
叟安得不未病先呻聞聲輒怖乎此蓋痛心已
然而不及察其未然者也更有一等五方劇聚
之徒遊閑趂食之輩止知掉舌搖唇不關利害
緩急他若馱煤運米市販雜行則又利在物價
高騰喜作危語相嚇安得不街傳巷播搆虛成
實乎此又明知未然而捏爲固然者也痛心已

然而不及察其未然者勞民也理合徧曉以釋
其猜疑明知未然而揑爲固然者奸民也法當
亟懲以破其誑妄是在城捕該管衙門詳察根
蹤大張榜示一示以邊隘所在嚴防虜騎未易
深入只應各安生理不得無故驚惶再示以惑
衆見其明條首犯何難查緝果有煽誘別隱卽
時按律刑誅有此一番禁諭庶道路相戒於傳
訛而繁言自此衰息人心亦自此底定矣伏候
聖明勑下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六月十五日具

題十六日奉

聖旨邊方警備當嚴內地訛言宜禁在外著該撫按

在內著城捕等衙門大張榜示明諭朝廷飭備衛

民俱著安生樂業無得妄聽惶惑自貽伊戚如有

奸徒捏言鼓煽驚誑愚民乘機生事藉端射利者

該管衙門即時拿究立置重典決不輕貸該部再

通行傳飭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為逆奴謀犯有徵內地收降可慮特懇

聖明一言申飭以消肘腋近憂事語有之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又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則夷性之難馴錄來久矣雖歷代不少蕃將各邊首數夷丁慕順而來區處得所未嘗不藉其敢戰之力然狙詐多端平時尚費調伏戒嚴之日可徙用安插了事遂謂無復他慮乎頃者關寧監臣高起潛有會解接獲投降兵夷一疏臣為揣度情

勢詳察口供竊不能無疑焉計奴數年以來吞倂諸夷聲餒日甚一日近且攻開麗國數道擄載無算在下部落庄家豈有不能存活思想
天朝之理是可疑也奴法視漢法較嚴往往有死無犯今既有傾國大舉之謀斷不令的實聲息纖毫透漏降夷尖兔眉柰等豈眞有飛越神術能挈婦女幼小背地離巢驀忽進牆之理是可疑也據稱譯審口詞有
天朝肯養好漢四脅氣慌等語頗似故意裝捏好言

以懈我目前防守堅我後來招納則益可疑矣

然此猶不過零夷數名耳有如逆奴迭遣幹勇

腹丁積少成衆陽以歸順爲名竄身關內關外

一旦有急從中伺便取勢爲外攻內應之計爾

時將何以禦之且我

中國之慣用夷丁奴所知而忌之者也夷丁之向

背叵測尤奴所亟欲得而餌之者也萬一我復

誤收彼中奸人混挿新舊戰丁之內聽其陰行

煽誘以致倉卒譁變豈不大可寒心猶未也日

者津門獲有奸細紀維實見在鞫審矣近據劉
復戎塘報則又稱各省直有不剪髮者四五百
名爲虜奸細分探內地虛實矣萬一姦諜與降
丁密聯首尾遞相出入我沿邊諸鎮一兵一馬
一城一堡悉在奴目中掌中而我終憒憒莫覺
也奴不更據先著乎凡此種種危形罔未敢謂
之盡然而見端察影又不得不怖其或然者也
臣竊謂衝邊原有用夷之時邦政向無收降之
禁唯是刻下奴信孔棘正在逐處嚴防應將接

獲眞夷一事暫行停止不論夥隊零騎一槩堅
拒勿納併將平時陸續收進多夷密諭統轄將
領用心體察加意看護毋致別有疎虞可也統
俟
天語申飭施行臣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具
題二十八日奉

原缺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皖撫

簡用踰旬兵餉尚無成議乞

勅戸兵二部作速商酌立行剖決以便乘時驅剿事

頃

皇上俞樞臣之

請特置皖撫

簡用道臣史可法微獨上游一帶重地有所恃以安

全卽金陵以下諸郡縣亦復資其屛障誠制勝

扼要之大計確然不易者也但置有新撫不得不衛以重兵設有重兵不得不給以全餉此自相關之理必隨之勢斷無有空擁一塡撫之名而遂足以辦賊賊遂因之遠遯者茲據部疏初擬計兵至一萬人計餉至二十三萬四千兩其數原不為多纖毫無可酌損唯是統算安慶新舊兵數約畧可滿五千雖未能節時編伍成列亦既粗具端倪不至茫無歸著再募五千便足一萬之數矣獨數內尚有不敷餉銀頗覺累心

棘手將仍取之原派之額則就此二百八十萬有奇中間虛額尚多影借不少若又在內抽割復從何處取盈影外之影借中之借可遂認爲見在實數足果三軍之腹乎如置原派而別求附益則回思當日會議多官不知嘔幾心血費幾躊躇未能及額即止豈尚有留餘以爲今日之地垂盡之肉果堪再剜已竭之脂果堪再吸乎舍此兩端而另商神鬼輸運之術苟且漁獵之謀萬萬不能亦萬萬不可然則家當全虧何

以爲建牙地也計該撫奉有

成命業踰旬日矣尚未知兵在何方餉歸何所該撫

雖才誠素著膽識過人亦安能擁無兵之身殺

賊驅無餉之兵浪戰哉維時已屆初秋出山狂

逞非遠所宜

亟勑户兵二部同心熟籌從長酌

請毋容持議不決再耽時刻者也至如皖撫之設節

制遠及江楚中州地面而近遺江浦六合不入

統轄當事者或別有意所不可知但既望應撫

以全力畢注江南豈宜仍以浦六兩縣疲其遠涉且安慶設撫之後各處信地扼守浦六更覺孤懸即近日應撫有疏不已爲六合先期告急乎臣以寇踪靡定來路儘多不必盡餘安慶也臣愚妄謂不如竟割浦六兩縣併隸皖撫早晚呼應較捷一則可以紓二邑之孤危一則可以省應撫之牽顧見今

勅書尚未頒給改正官銜添載此段或亦非難是皆

江上未盡事宜果否目前並無窒礙唯望

聖明速賜裁擇
命下該部覆議施行臣不勝激切悚惶之至緣係云
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七月初八日具
題初九日奉
聖旨奏內皖撫兵餉及滿六保隷事宜戶兵二部確
議速奏